

近代
十六
名
人
尺
牘

近代十大名人尺牘

曾滌生

樊樊山

康南海

林畏廬

俞曲園

吳寧甫

王益吾

章太炎

王壬秋

梁任公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曾滌生尺牘目錄

覆賀耦庚中丞

答劉孟容

致陳岱客

答馮樹堂

覆陸立夫中丞

覆彭麗生

與劉孟容

覆林秀山

與劉霞仙

與彭雪琴

覆易芝生

致翁樂屏中丞

致吳晉如

與何廉訪

覆彭雪琴

覆胡宮保

致劉孟容

與洪琴西

答歐陽功甫

覆胡蓮舫

致江岷樵

與馮樹堂

與王璞山

覆黃子春

與劉霞仙

與邵位西

覆何廉訪

覆歐陽小岑

覆吳南屏

覆張廉卿

覆李雨亭

覆陳俊臣

覆劉詹崖

覆夏弼甫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覆毛寄雲中丞

與唐桂生

覆潁州府夏教授書

覆李宮保

致馮景亭

與李眉生

覆李眉生

覆黃恕皆侍郎

致周縵雲

致劉省三

致許仙屏

與黎尊齋

覆郭筠仙中丞

致陳岱雲

覆李筱泉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覆方子白

與朱雲崖

覆金竺虔

覆李希菴中丞

覆馮魯川

覆李眉生

與李幼泉

覆郭筠仙中丞

致朱堯階

與李眉生

覆何子貞

覆郭筠仙中丞

致倭相國

覆吳南屏

致王少鶴

答高生

與張絨瓶

覆潘黻庭封翁

覆沈幼丹星使

覆李眉生廉訪

覆陳虎臣

覆俞蔭甫山長

覆郭鶴仙中丞

覆許仙屏編修

與徐石泉

覆鄧筱耘

致劉省三軍門

覆陳右銘太守

覆吳竹如侍郎

覆李申夫方伯

覆張友山漕帥

覆何子貞太守

曾 濤 生 尺 牘 目 錄

曾滌生尺牘

覆賀耦庚中丞道光庚子

國藩頓首頓首。耦前聲大人閣下。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貺，感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坐智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遂釣過情之譽，是再辱也。蓋嘗挾剔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瘤，百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者據，則持爲矜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誣，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竊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嘗不歸咎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預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國藩以茲內省，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衆藝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嚶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雷。頃觀先生所爲楹帖，遺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闡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僑民峯前輩見過自訟，言動無妄，與竹如比部天質木納，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橋前輩，至性純肫。陳岱雲行已知恥。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國藩雖愚柔，既聞明訓，敢不請事。若夫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徧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善也，無所進。

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淺鄙，而期許過實。故謹布一二，以爲請益之地，亦附於皇華三拜之義云。書不宜盡伏維垂鑒。

致劉孟容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終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術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王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走鳥逝，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者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專置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咏。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臨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觀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

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譏箴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醴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醴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醴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楊、莊、烈、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明天道，作春秋，以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醴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不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職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觀盤詰之聲牙，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於聲律，續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

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待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搆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隅。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答劉孟容道光丁未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雖稿水之無情，亦不忍置若此。性本懶怠，然或施於常人，豈謂施諸君子。每一伸紙，以爲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鑒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焉。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網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

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邾邾，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聖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鳳凰鴟鴞不同栖，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負之。鯀壅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卽物而區之也。今乃以卽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旣明，則當畢吾好惡以旣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卽知卽行，格致卽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卽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則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礱，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竚奇零，無由底於逢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改常餒焉，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迺能求先王之道，開學術之部，甚盛甚盛。此真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

此間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闢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悖之言，非敢執塗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賤軀比薄弱不勝思，然無恙。閣室無恙。郭大棲吾舍，又有馮君卓懷課吾兒，都無恙。且好學。國藩再拜。

與洪琴西

乖鬲聲容，遂更時月。多思少置，想同之也。足下年少而志宏，氣清而行峻。自初相遇時，劉君某雲蓋數數爲我言之。其後相見益熟，而察其所蘄，皆古人所皇皇，而僕日夜自憂不逮者甚矣。足下僕之畏友也。是以別後相望彌劇，听而思焉。宵而慮焉。思者，思足下閱遠之識，道德文章，何施而不成。慮者，慮足下歸處窮鄉，孤學無助，進而無與尉，退而無與敕，有歧而莫之辨，有疑而無書籍可證。足下之爲學，其不浪費心力，而能油然而上達者，蓋可必不可必之數矣。是以每憶足下，忽不知其相愛而相恤也。今者劉君將以明春南歸，再四浼告，屬與足下同居而共學。劉君亦既許之矣。足下可卽負笈而從之游。劉君之爲學，遠師朱子，近法顧氏，以義理爲歸。而考之實事，不尙口辯，不馳聲譽，並世輩流，殆罕其匹。今此之歸，將讀書田間，事親從兄，以式家而刑鄉，甚盛指也。相載書策，三十簞，百家之言，靡所不備。足下卽欲博覽周觀，無事他求矣。思之思之，勿疑勿疑。昔石徂徠師事孫泰山，湯文正師事孫夏峰，皆以宏名碩學，宦成之後，退然自居於弟子之列。賢者之意，量度越尋常萬萬也。僕之鄙意，匪惟厚有望於足下，亦將俾劉君收數學相長之益。區區之忱，惟同志者深鑒之。

致陳岱雲

二月之杪，郭鶴仙到京，蒙惠賜夏布諸琛，感謝一切政事內行，纖悉畢知，甚慰甚慰。大抵丰裁甚峻，而涯量稍褊，仍不異往時在京相處氣象。外吏之難，蓋十倍於京輦。大約佩韋多休，佩弦多咎，而閣下尤爲要務。語曰：「察見淵中魚者不祥。」願閣下爲璞玉之渾含，不爲水晶之光明。則有以自全而亦不失已。閣下以爲然焉否也。去歲所寄冊頁，多半砭漏之語，尤願時時置之座隅，以當矇眊之箴。鄙忱所貢，只此而已。

答歐陽功甫道光己酉

春間辱惠書，並詩一首。荷意良厚，而陳義甚高，有非淺陋所敢當者。然於足下教我之厚意，不敢不敬承之也。蓋僕寡昧之資，不自振厲，恆資輔車以自彊，故生平於友誼兢兢焉。嘗自慮執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來天下之善，故不敢執一律求之。雖偏長薄善，苟其有裨於吾，未嘗不博取焉。以自資益。其有以讜言諍論陳於前者，即不必有當於吾，未嘗不深感其意。以爲彼之所以愛我者，異於衆人泛然相遇之情也。昨秋與二陳兄弟相見，論辯之間不合者十六七矣。然心雅重其人，以爲實今日豪傑之士。所見雖不盡衷於道，而要其所以自得者，非俗儒口耳之學所及。持論雖不必矩於隨，而其所譏切實足，以匡吾之不逮。至於性情氣詣之相感，又別有微契焉。別後獨時時念之，以爲如斯人，實友朋中所不可少者，而不敢以門戶之見參之也。蓋平日區區所以自勵而差堪自信者如此。今觀來書，操主宰而不分畛域之言，乃適有會於余心焉。故特述此章以答雅意。抑足下方妙年而所見及此，其識解有大過人者，故樂舉爲足下告也。凡人材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而日即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足下慨然病俗學之陋，且知務訓詁詞章以取名者之

不足貴。志趣所存，有足尙者。試於此審趨向，循繩尺以求之，所造豈有量哉。秋闈伊邇，計當專意舉業。但循其程度，而勿置得失於意中，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也。廣勇千里奔喪，良堪憫念，不知比已扶襯歸里否。欲以一書唁之，並問訊懿叔行止，倘有便鴻，希並示及。所錄詩詞，以尙非其佳者。往見渠兄弟詩古文各數十首，倘可續寄否耶。王船山通鑑論，已刷出來。告爲代覓一部，行納價付意城處也。

答馮樹堂咸豐辛亥

兩省來書，伏承剴審。關山相望，渴慕如何。自與足下締好，深言密意，多在癸甲之年。片語之達，則金石洞穿。小心相熨，則冰絲煖潤。回首舊愛，極不忘也。乙丙以後，離索頻仍。間亦商摧德業，咨度軌涂。自慚一步未移，問途空熟。是以惡焉而不言，言焉而不竟耳。來教示以道雖難盡，知可自進。意將十駕前追，晝夜不舍。此誠慥慥君子之心也。僕雖淺頑，亦嘗側聞長者之風矣。蓋君子之學道，尤病於近名。人稟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苟官骸得職，作事有倫，雖一字不識，閤寂無聞，於我乎無損也。雖著述萬卷，譽滿天下，於我乎無加也。世士不察，乃欲舍此之由，急彼之驚。校經則漢宋分門，論文則奇偶異幟。小學金石算術輿地之事，名目既繁，風尚日新。窮年而殫日，殫力而敝身，則足以熾其好名爭勝之私已矣。豈篤於爲己者哉。僕之往歲，亦嘗馳逐衆說，昏庸作輟，百無一成。窮而思返，恍若有悟。乃知德性未尊，則問學適以助長。德性既尊，然後吾之知識少焉而不足，恥多焉而不足。矜周公之材藝，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踐形盡性，彼之所稟，吾亦稟焉。一息尙存，不敢不勉。是以邇日業術雖無寸進，而心志大定，寤寐安恬。前年爲序，送漢陽劉君，亦曾道及於此。今錄往一通，足下視之，亦足察僕之指趣矣。足下好古覃思，發篋鉤元，誠慮以少知爲恥，行且以多識爲矜。未收其效，先儲其弊。區區規獻，非至篤好安肯率爾乎。莊子獨見，淺人所次，不足塵瀆。僕愛其離章分節，差便觀覽，故加丹黃奉呈。誠熟諷彼書，亦祗削名。

心之要齊也。書不一，惟保身爲祝。天寒道遠，相思相思。

覆胡蓮舫

去臘奉到手書，懇懇數千言。昔觀魏蔑之面，今知故人之心。別紙所陳數事，空山憂戚之中，乃能盡傷民瘼。遂欲拯桑梓於水火，起瘡痍而沐浴之。其爲惻怛，豈勝欽挹。以世風之滔滔，長民者之狹隘，酷烈而吾子伏處閭巷，內度身世，郎署浮沈，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觀鄉里，飢溺滿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勢。進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則吾子之迫切而思以籲於九閭者，實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然事顧有難者，自客春求言以來，在廷獻納不下數百餘章，其中豈乏嘉謨至計。或下所司核議，輒以「毋庸議」三字了之。或通諭直省，則奉行一文之後，已復高閣束置。若「風馬牛之不相與」。如足下所條數事，蓋亦不能出乎交讖通諭之外。其究亦歸於簿書塵積堆中，而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爲憤懣。故初奉尊書，本思投匭徑獻。繼念身處山中，而屬他人上書闕下，近世已無此風。且足下祥琴未屆，反授人以口實。故與可亭同年熟商，若其託名他氏，無難縷晰入告。若以尊名特達，則恐無益於民，先損於身，固未可率爾以嘗也。中如林周二公，仿漢氏「縮衣直指」之說，良足以劄劇賊而懲墨吏。國藩將據以上請，會林公遽歸道山，周公奉命撫粵，而粵西盜賊亦日熾，而不可嚮邇。於是事有專重，而治盜之使，不復能旁及矣。今春以來，粵盜益復猖獗，西盡酒鎮東極平橋，二千里中，幾無一尺淨土。推尋本原，何嘗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復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國藩嘗私慮，以爲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財用，三曰兵力。人才之不振，曾於去歲具疏略陳大指。財用兵力二者，昨又具疏言之。茲錄一通，敬塵清覽。未審足下以爲有補萬一否。如以爲可行，則他日仍當續請也。國藩學識短淺，自以躡躑高位，不敢不悚切講求。奈疾病相尋，心血虧損，夜不善寐，稍一拂思，

輒心動手顫。年方壯歲，境亦安榮；而脆耗如此，理不可解。蒲葦之貧，勞難堅強，以謬附於松柏。辱足下知愛，合傾誠相告耳。至於簪紱之榮，驕人之態，雖在不肖，猶能滌此腥穢。足下乃以銜版見投，毋乃細人視我而鄙爲不足深語。今亦不復相璧，但求捐此陋俗，而時以德言箴我，幸甚無量。書不詳盡，伏惟鑒察。并乞多謝王君子壽，倘有藥石，幸賜故人。瞻望雲天，企佇曷已。

覆陸立夫中丞

四月間，蒙頒到郝箋爾雅。五月又承惠函，仰叨注記，悚焉增感。每於東漁世叔及伯魯處，私問起居，雖山川之遼阻，乃馨歎之如親。而鏡海丈來京，又時時稱道長者風規。三年以來，東南元氣蟠然大還矣。大氏學機之轉，其始賴一二人者，默運於淵深微莫之中。而其後人亦爲之和，天亦爲之應。淮鹺之改未久，而謗議爲之遽熄。灌塘之敵已極，而清水爲之反高。此類有天之祐助，以慰勤臣之苦衷者，亦足以塞「因陋就簡」一任其類而不挽者之口也。惟湖身日高，有心同慮。此天地之樞紐，河漕之鈐轄。二郡之民命，兩淮之鹽場，胥於此乎關係。而茫茫巨浸，人力莫施。西隄之興，蓋亦思患預防，不得已之長策。第工築地形，東西丈尺，言者不一。不審繪有成圖，可以寄示一二否。近閱水部奏牘，似欲操之一切。反疑此舉，不過借爲將來另案之張本也者。此蒙之所垢惑也。郭雨三從政河干，夙亦好學深思。想仰稟渠誨，講求益熟。國藩久點京秩，毫無報稱。素餐之恥，積日彌深。賤軀夙遭癘疾，今始大愈。七年之病，精力耗減，晝不耐勞，宵無善寐。頃又兼攝秋曹，公牘叢冗，益虞竭蹶。茲因曹西垣大令光漢之官皖中，肅箋恭詒，與居曹君與國藩同出徐曉村師門下，本以薪傳之餘緒，又託樾蔭之末光，誼當趨謁戟門，稟承迪訓。書不詳盡，諸惟心鑒。

致江岷樵

二月中舍弟南旋寄塵一書并奠金輓聯舍弟所在就閣五月初始抵里不知何時達尊覽也前書勸吾子無以「墨經從戎」其時不過以新甯逼近粵西恐有相迫而出者故預爲尼之不意後乃有賽相奏請之事賽之知君蓋自左景橋上書言兵事數條中有一條及君迨僕知之欲行阻止而賽公已檇牙成行矣吾子在憂戚之中宜託疾以辭庶上不違君命下不廢喪禮頃聞吾弟被命即行雖軍旅墨衰自古所有然國朝惟以施之武弁而文員則皆聽其盡制無奪情之召聞仙舫翁亦有書爲之勸駕蓋亦急於勤民而不及深思而吾弟亦不免輕於一出君子大節當爲世所取法未可苟焉已也所幸者聞尙在烏公幕府未嘗署一官領一職猶爲無害於義將來功成之後凡有保奏議敍一概辭去且豫將此意稟明烏公轉達賽公再三懇告如不保敍則仍效力行開終始其事如不允從則託疾歸去如此則從戎以全忠辭榮以全孝乃爲心安理得若略得獎敍則似爲利而出大節一虧終身不得爲完人矣聞烏公爲當代偉人僕於邸鈔讀其摺奏傾心欽服吾弟入其幕府足以增長閱歷洞習輜略他日事業愈不可量僕亦樂弟之因此而彌增智勇將來備國家艱大之任也若弟不在烏公處則他人罕足與共事即可抽身歸去既不願得保敍又不能成功又不獲與賢者同事增長智勇則何必久繫彼中使方寸長此懸懸乎有汪君少逸元慎者居鄒中承幕府長於地理之學與僕相好頃渠以書來道足下繪澤州圖極爲烏公所賞歎果爾則亦善矣汪君熟於開方計里之法可從之講求也僕守官如常靡足稱述三月間陳汰兵一疏以粵事方棘未報四月又條陳一疏以聖德盛美而預防其蔽大致似孫文定三習一弊疏第孫託空言而僕則指實太傷激切蓋嫉時太甚忘其語之戇直聖量如天曲賜包容不唯不羅罪譴亦且不挂吏議凡爲臣子同聲頌盛朝不諱感激思報况僕之身受者乎比兼攝秋曹冗忙異常幸癖疾大愈十去其九南中自家君以下及寓中大小并託安善堪慰塵注粵中兵事凡吾弟所親見者望日日記出閒中縷晰示我

覆彭麗生